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

——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

熊波¹, 石人炳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尝试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代际关系操作化为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5个维度, 探讨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是如何影响双方的相互支持行为的。研究发现: 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 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二者之间也产生相互作用, 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分别产生积极的中介效应; 代际关系中规范性关系的贡献力最大, 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均衡且只有规范性关系的1/4左右; 代际支持行为中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二者的贡献力同等重要。

【关键词】代际关系; 代际支持; 老年父母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05/j.cnki.1004-129X.2016.05.011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6)05-0102-10

【收稿日期】 2016-0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12JJD840011)

【作者简介】 熊波(1984-),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石人炳(1962-), 男, 湖北天门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研究背景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飞速发展,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速的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代际层次减少、代际关系简化成为代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在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 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差异越来越大, 代际的同质性越来越小, 异质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年轻一辈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 与留守在农村的父辈们之间代际差异更加明显。^[1]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问题, 从代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代际关系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 导致农



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问题日益突出;其次,在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中,主观因素——代际关系,即代际双方相互的认识、价值观和情感因素作用日益重要,但目前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最后,虽然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家庭代际支持得以维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孝道观念”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但基于目前的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政策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滞后等原因,家庭在很长时期将是代际支持中不可替代的核心来源。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代际支持的客观影响因素

目前诸多文献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是基于代际双方的人口学特征展开的分析,认为代际双方的年龄、^[2-5]性别、^[6-8]收入、^[9-12]居住方式、^[13-16]婚姻状况、^[17]健康状况、^[18]子女(兄弟姐妹)数量^[19]等会对代际双方的相互支持产生影响。

(二)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观影响因素

代际支持本质上是一种代际间有目的的互动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互动行为的表现形式和结果除了受到互动双方的基本特征影响以外,互动双方的主观情感因素——代际双方的相处关系也应是重要的考察因素。在《当代家庭社会学》一书中,作者就明确指出“在研究家庭成员与亲属间的财务流动、互助情况和会面频率的定量调查中,除了数据之外,我们还应注意个人赋予亲属关系的意义以及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流。在当代社会家庭人际关系研究中,这种‘主观’层面的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20]在中国孝道体制下的亲子关系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即双方是在尽义务;亲子关系也不是一种权威关系,即双方是被迫而为。亲子关系应该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基本的情感关系,其密切程度视双方长期相互善待的程度而定。^[21]国外已有研究开始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主要是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Pyke 和 Bengtson 的一项定性研究指出,出于孝顺的责任——成年子女将支持父母视为一种义务,不是唯一也可能不是最好的支持父母的动机。成年子女出于对孝道的遵从和迫于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对父母进行代际支持的动机,其持续性都是较差的,在代际支持过程中出现困难时,容易受到影响甚至是中断;而出于关爱和情感的动机,则代际支持的持续性会更好,对于一些成年子女来说,与父母的联系是自己认同的一部分,并不是一种负担。^[22]Amato 和 Booth 也认为,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除了人口结构——亲属的数量和可获得性以外,还应该重点考察代际双方互动的机会。^[23]这意味着不仅研究代际间的行为层面——接触的频率、支持的给予和获得等,还要研究代际间的情感层面——代际双方对亲密和联系的感受、价值和观点的认同。代际支持所受到的影响,不仅涉及可测量的交换——成员间的给予和接受的支持量,还涉及规范性问题——孝道义务和价值对亲子关系的重要性。^[24]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多维性

关于家庭代际关系的维度和测量,国外的相关文献有较多的探讨。Merril 和 Vern, Vern, Lowenstein、Katz 和 Yaish 等人将代际团结关系划分为 6 个维度:情感性关系,代际成员间对彼此观点的意见和评价;联系性关系,代际成员之间联系的类型和频率;一致性关系,代际在观点、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性;功能性关系,代际给予和获得的支持,包括工具性的经济支持、劳务上的交换和情感上的支持;规范性关系,父母对子女孝道和子女对父母责任的期望;结构性关系,代际成员之间地理上的接近程度。^[25-27]本文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虽然六维

度的分析框架是针对代际团结关系的,代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还会呈现出冲突的关系和矛盾的关系,但是这一分析框架在测量的过程中,通过将答案设置成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可以将这一不足有效解决;第二,六维度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将家庭代际支持这一范畴放置在家庭代际关系框架之下,即认为代际支持是代际关系的一部分,是隶属关系,而本文是尝试分析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将二者界定为相互独立的关系,因而在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时演变为5个维度,将功能性关系排除在外。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后文简称为CLASS,该调查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群社会、经济背景数据,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评估各项社会政策措施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本次调查共访问1 126人,其中有效样本1 123人^①。本文分析对象为老年父母至少有1个成年子女健在,剔除23位无健在子女的老人,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1 100人:其中男性占48.3%,女性占51.7%;60~69岁老人的比例为51.9%,70~79岁和80岁及以上的分别为40.0%和8.1%;平均健在的子女数量为2.59个;将近八成的老人婚姻状况为“已婚”,“未婚”和“离婚”的比例非常低,18.9%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文化程度上,“小学”和“初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7.8%和21.7%,其次是“不识字”的占20.0%(见表1)。2012年的CLASS调查对老年父母健在的每一个子女的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情况都进行了询问,因此本文采取“一对多”的形式最终形成配对数据2 849个。

(二)研究设计

表1 老年父母样本概况(%)

类别	百分比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婚姻状况	
男	48.3	未婚	0.6
女	51.7	已婚	79.4
年龄	M=67.68	离婚	1.1
60~69岁	51.9	丧偶	18.9
70~79岁	40.0	文化程度	
80岁及以上	8.1	不识字	20.0
健在子女数量	M=2.59	小学	27.8
1个	20.6	初中	21.7
2个	34.5	中专/高中	17.0
3个及以上	44.9	大专及以上	13.5

注:CLASS调查中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同居”、“已婚”、“分居未离婚”、“离婚”和“丧偶”,由于“同居”和“分居未离婚”类别过少,分别并入“未婚”和“已婚”类别中。

1. 自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代际关系,将其划分为5个维度: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展现代际成员之间的亲近程度和相处情况,主要通过4个指标来进行测量;联系性关系体现代际成员之间联系的类型和频率,通过见面和打电话来测量;一致性关系侧重关注代际成员之间的观点和价值观的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程度,在调查中涉及的指标较少,具体主要有两个问题涉及;规范性关系考察的是代际对子女孝道和父母责任的看法,在调查中有专门

① 有3个个案的出生年月分别为1959年、1965年和1994年,其他个案都出生于1953年以前(调查时点在60岁以下)。



的量表予以测量;结构性关系较为直观,指代际地理上的接近程度,有1个指标有所涉及(见表2)。

表2 代际关系的测量指标

	题目设置	答案
情感性关系	G2-25 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子女在(感情上)亲近吗	1.不亲近 2.有点亲近 3.很亲近
	G2-26 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子女相处得好吗	1.不好 2.还可以 3.很好
	G2-27 当您想跟这个子女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愿意听吗	1.不愿意 2.有时愿意 3.愿意
	G2-30 您是否经常觉得这个子女对您不够关心	1.从未 2.偶尔 3.有时候 4.经常
联系性关系	G2-23 过去1年,您与这个子女见面的频率	1.几乎天天联系 2.每周至少一次 3.每个月几次 4.每月一次 5.一年几次 6.很少见面
	G2-24 过去1年,您与这个子女打电话的频率	1.几乎天天联系 2.每周至少一次 3.每月至少一次 4.一年几次 5.很少打电话
一致性关系	G2-28 在过去的12个月中,您有没有感觉和这个子女关系紧张	1.从未 2.偶尔 3.有时候 4.经常
	G2-31 在过去的几年中,您有没有觉得这个子女对您或您的行为很挑剔	1.从未 2.偶尔 3.有时候 4.经常
规范性关系	C12-1 父母年老时,儿女应该给他们提供经济帮助,让他们安度晚年	1.同意 2.不同意
	C12-2 当儿女需要时,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照料子女(老人的孙子女)	1.同意 2.不同意
	C12-3 老年人在经济上应该独立,不要依靠自己的儿女	1.同意 2.不同意
	C12-4 当父母年老时,儿女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	1.同意 2.不同意
	C12-5 为了帮助年迈的父母,长大成人的儿女应该住得离他们近一点	1.同意 2.不同意
	C12-6 儿子才是父母年老时最好的依靠	1.同意 2.不同意
	C12-7 女儿才是父母年老时最好的依靠	1.同意 2.不同意
结构性关系	G2-13 这个子女现在住在哪里	1.本居委会/村 2.本街道/乡(镇) 3.本区/县 4.本市 5.本省 6.外省 7.国外

注:为了便于后文模型分析需要,笔者对表2中5个维度的答案类别进行了调整,根据程度由低到高重新赋值,即类别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顺序趋于一致。

2. 因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代际支持,通常对代际支持的测量主要通过经济、劳务和情感3个维度来考察,但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这也是有别于以往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代际关系中的情感性关系作为5个子维度之一,受数据的限制与情感支持的测量产生了一定的重叠。综合考量之后,本文对代际支持的考察只限定在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两个方面,每个方面从老年父母的视角都涉及给予和获得两个方向。与自变量类似,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两个维度根据程度由低到高重新赋值,即类别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顺序趋于一致。

3. 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潜在变量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构建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影响机制的模型图。该模型包含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与结构模型(structu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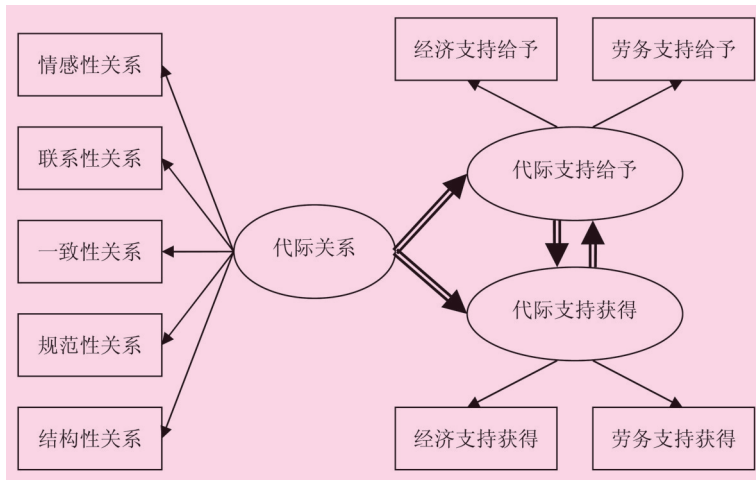


图1 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影响的分析框架

model), 结构模型为潜在变量间的关系, 各个潜在变量包含数个观察变量, 包含观察变量的潜在变量即为测量模型,^[28] 本文的结构模型为“代际关系”与“代际支持”的因果关系, 测量模型为“代际关系”的测量和“代际支持”的测量。具体思路如下: 外因潜在变量“代际关系”通过相应的指标予以测量, 得分越高代表代际关系越好; 内因潜在变量“代际支持”均通过“经济”和“劳务”两个

指标测量, 得分越高代表代际支持越多。路径分析: 一是代际关系→代际支持给予→代际支持获得, 即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如何影响其代际支持给予最终影响其从成年子女获得的代际支持给予的; 二是代际关系→代际支持获得→代际支持给予, 即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如何通过其代际支持获得最终影响代际支持给予的。通过分析思路的说明可以发现, 本文采用潜在变量路径分析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的尝试: 第一, 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建立代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且通过潜在变量进行新的测量; 第二, 以往研究忽略了代际支持行为内部给予和获得的相互影响, 本文通过路径分析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四、数据分析

(一) 代际关系与代际支持概况

1. 规范性关系的因子分析

通过考察问卷指标发现, 代际关系的5个维度中, 规范性关系的7个指标相互之间具有结构性关系, 不能通过得分加总的方式进行简化, 需要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 找出7个指标内部的结构关系。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 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 将老年父母视角下的规范性关系抽取了3个因子, 一共解释了67.557%的方差, 根据因子负载, 对应命名为“赡养父母因子”、“依靠子女因子”和“独立奉献因子”, 分别解释了总体28.143%、22.014%和17.40%的方差(见表3)。

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共因子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 进行加权汇总, 计算老年父母视角下的规范性关系得分:

$$\text{规范性关系得分} = (\text{赡养父母因子} \times 28.143 + \text{依靠子女因子} \times 22.014 + \text{独立奉献因子} \times 17.40) / 67.557$$

2. 代际关系概况

通过对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4个维度的赋值和加总计算得分, 同时对规范性关系进行数据简化。具体而言: 情感性关系和一致性关系的平均得分较高(相较值域而言), 分别为11.81分和7.5分且标准差相对较小, 说明对于老年父母而言, 与成年子女的情感性关系和一致性关系较好且不同老年父母之间的认同差异较小; 联系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的平均得分相对较低(相较值域而言), 分别为7.73分和5.04分且标准差相对较大, 说明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相处过



程中,在代际关系的这两个方面感受度相对低一些,不同老年父母间的差异性更大一些。根据表 3 将规范性关系划分为 3 个层次,3 个层次的得分相对都比较高,标准差也比较小(见表 4)。

表 3 老年父母视角下的规范性关系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指标	因子			
	赡养父母因子	依靠子女因子	独立奉献因子	共因子方差
当父母年老时,儿女应该和他们住在一起	0.619	-0.065	-0.028	0.526
父母年老时,儿女应该给他们提供经济帮助,让他们安度晚年	0.577	-0.133	-0.133	0.311
为了帮助年迈的父母,长大成人的儿女应该住得离他们近一点	0.500	0.073	0.399	0.972
女儿才是父母年老时最好的依靠	-0.034	0.832	-0.077	0.721
儿子才是父母年老时最好的依靠	0.397	0.673	-0.205	0.865
当儿女需要时,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照料子女(老人的孙子女)	0.299	-0.135	0.664	0.828
老人在经济上应该独立,不要依靠自己的儿女	-0.388	0.296	0.598	0.506
特征值	1.970	1.541	1.218	4.729
平均方差(%)	28.143	22.014	17.40	67.557

3. 代际支持概况

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概况从数据可以看出,相对而言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互动更频繁一些,无论是经济支持给予还是经济支持获得;在劳务支持上代际之间的相互帮助相对较少,特别是在老年父母给予成年子女的方向上(见表 5)。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的代际关系 5 个维度中,规范性关系由 3 个观察变量组成,因而代际关系共有 7 个观察变量;代际支持分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共有 4 个观察变量。由于 11 个观察变量在问卷中的测量程度不同,导致赋值有一定的差异,为了便于相互之间的比较,本文

将 11 个观察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都转化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标准值,然后再进行相关矩阵的分析。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信度判断标准,测量同一维度下各变量间的内部一致性以及量表的整体一致性,以检验问卷的可信度。11 个观察变量间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632,大于 0.6 的临界值,说明研究变量的数据具有比较高的可靠性(见表 6)。

表 4 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概况

变量	值域	均值(标准差)
情感性关系	4-13	11.81(1.704)
联系性关系	2-11	7.73(2.411)
一致性关系	2-8	7.50(0.965)
规范性关系		
赡养父母	3-6	5.44(0.707)
依靠子女	2-4	3.03(0.784)
独立奉献	2-4	3.65(0.508)
结构性关系	1-7	5.04(1.925)

表 5 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支持概况

变量	值域	均值(标准差)
经济支持给予	1-2	1.35(0.478)
劳务支持给予	2-11	3.59(3.288)
经济支持获得	1-2	1.81(0.396)
劳务支持获得	1-5	2.50(1.467)

表6 代际关系与代际支持的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情感性关系	1.000										
2 联系性关系	0.235	1.000									
3 一致性关系	0.525	0.065	1.000								
4 赡养父母	0.002	-0.073	-0.043	1.000							
5 依靠子女	0.115	0.138	0.089	-0.004	1.000						
6 独立奉献	0.141	0.164	0.112	0.006	0.005	1.000					
7 结构性关系	-0.041	0.374	-0.125	0.178	-0.010	-0.009	1.000				
8 经济给予	0.085	0.150	0.034	-0.136	0.030	0.099	-0.093	1.000			
9 劳务给予	0.039	0.408	-0.091	-0.008	0.006	0.060	0.342	0.134	1.000		
10 经济获得	0.185	0.085	0.142	-0.007	0.057	0.081	-0.042	0.110	0.007	1.000	
11 劳务获得	0.160	0.481	-0.003	0.048	0.048	0.043	0.361	0.077	0.319	0.093	1.000

(三)结果分析

1. 代际关系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给予的影响机制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潜在变量路径分析(PA-LV),从老年父母视角考察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的影响,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构方程分析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X^2/df=5.83, p>0.005$),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二者之间呈现积极的正相关,即代际关系的提升对于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给予行为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代际支持获得的中介作用影响显著。代际关系通过影响代际支持获得最终影响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在两个路径中都呈现积极的关系。这一结果说明,现实中代际关系越好,越有可能产生子女支持给予增多的局面,老年父母在面对子女给予增多的同时,自身的给予行为也会增加。从图2中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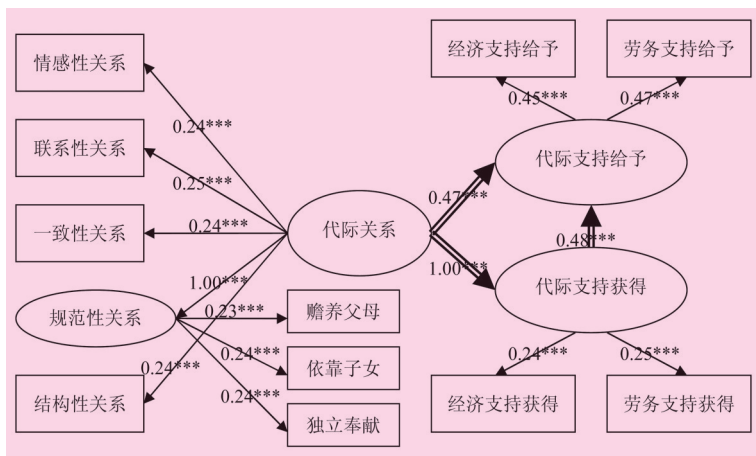


图2 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影响的结构模型结果

注:***p<0.001。

因素和间接因素的比较可以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获得的影响力最大(相关系数为1^①,下同)。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的影响和代际支持获得对代际支持给予的影响力只有其一半左右。第三,代际关系各维度的作用力大小不一致。在代际关系测量的5个维度中,规范性关系的作用力最大,也即意味着规范性关系对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接近且只有规范性关系贡献力大

① 在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将潜在变量的方差统一设定为1,最终的模型结果相关系数为1的变量,表明贡献力或作用力最大,为参照组。

小的1/4左右。第四,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在代际支持行为中的作用力大小较为接近。无论是在代际支持给予层面还是在代际支持获得层面,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的作用力都较为接近,在给予层面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5和0.47,在获得层面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24和0.25(见图2)。

2. 代际关系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获得的影响机制

同样,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潜在变量路径分析(PA-LV),

从老年父母视角考察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获得行为的影响,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构方程分析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X^2/df=4.73, p>0.005$),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获得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二者之间呈现积极的正相关,即代际关系的提升对于老年父母从成年子女那获得代际支持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代际支持给予的中介作用影响显著。代际关系通过影响代际支持给予最终影响代际支持获得行为,在两个路径中都呈现积极的关系。结合图2的模型结果说明,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二者之间是相互积极影响的。从图3中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的影响力最大(相关系数为1)。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获得的影响和代际支持给予对代际支持获得的影响力只有其一半左右。第三,代际关系各维度的作用力大小不一致。在代际关系测量的5个维度中,仍然是规范性关系的作用力最大,也即意味着规范性关系对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接近且只有规范性关系贡献力大小的1/4左右。第四,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在代际支持行为中的作用力大小较为接近。无论是在代际支持给予层面还是在代际支持获得层面,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的作用力都较为接近,在给予层面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25和0.26,在获得层面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7和0.51(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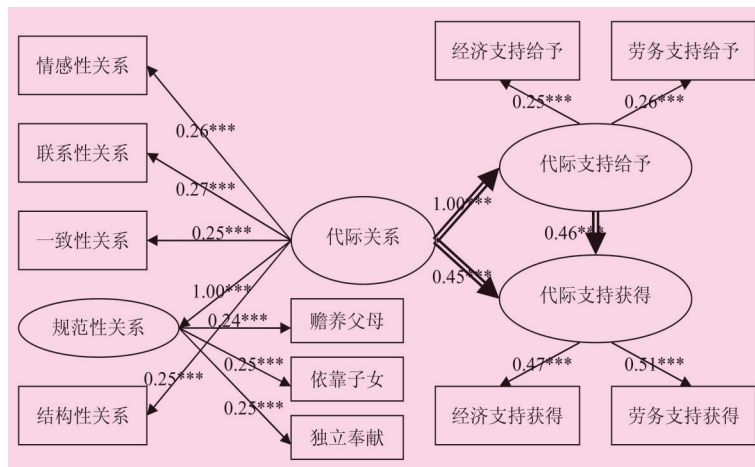


图3 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获得影响的结构模型结果

注:*** $p<0.001$ 。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老年父母的视角分析了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潜在变量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即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代际关系越好,给予和获得成年子女的帮助越多;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二者之间也产生相互作用,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分别产生积极的中介效应;代际关系中规范性关系的贡献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均衡且只有规范性关系的1/4左右;代际支持行为中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二者的贡献力同等重要。

(二)若干讨论

本文由于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有些部分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与深入:第一,本文使用的是二手数据,因而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情感性关系和情感支持行为二者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叠,因而对代际支持的测量只从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两个维度出发,不够全面;第二,本文只从老年父母的视角进行分析,而没有考察成年子女的视角,由于代际认同上的差异会导致两代人的分析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三,本研究对代际关系考察的时间维度为调查时点的前12个月,从而忽略了更早之前的代际关系对当前代际支持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这一分析思路,需要通过更精确的问卷设计和纵向调查研究的方式予以弥补。

【参考文献】

- [1] 关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J]. 学习与探索, 2010, (1): 110-114.
- [2] 陈皆明.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6): 131-145.
- [3] Gulbrandsen, L, & Langsether, A. Wealth Distribu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 Source of Conflict or Cohesion? [A]. S Arber & C Attias-Donfut (Eds.). *The Myth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Family and State in Ageing Societies*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69-87.
- [4] 张烨霞, 李树茁, 靳小怡.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08, (1): 8-15.
- [5] 高建新, 李树茁, 左冬梅. 子女分工方式对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1, (6): 16-22.
- [6] 张烨霞, 靳小怡, 费尔德曼.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3): 31-40.
- [7] 高华. 刍议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新性别差异[J]. 人口与发展, 2012, (2): 72-81.
- [8] 张航空. 儿子、女儿与代际支持[J]. 人口与发展, 2012, (5): 17-25.
- [9] 杜鹏, 武超.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 人口研究, 1998, (4): 51-57.
- [10] 杜鹏. 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变化[J]. 人口研究, 2003, (6): 37-43.
- [11] 丁志宏. 中国老年人经济生活来源变化: 2005-2010[J]. 人口学刊, 2013, (1): 69-77.
- [12] 姜向群, 郑研辉.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2): 42-48.
- [13] DaVanzo, J, & Chan, A. Living Arrangement of Older Malaysians: Who Co-resides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J]. *Demography*, 1994, (1): 95-114.
- [14] 鄢盛明, 陈皆明, 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1): 130-140.
- [15] Ng, A, Phillips, D, & Lee, W K M. Persistence and Challenges to Filial Piety and Informal Support: A Case Study in Tuen Mun, Hong Kong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02, (1): 1-20.
- [16] 张文娟, 李树茁.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4, (8): 34-39.
- [17] Spitze, G, & Logan, J.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0, (2): 420-430.
- [18] Hsiu Hsin Tsai & Yun Fang Tsai. Problem-solving Experiences among Elders Living Alone in Eastern Taiwan [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07, (16): 980-986.
- [19] 夏传玲, 麻凤利. 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J]. 人口研究, 1995, (1): 10-16.
- [20] [法]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 当代家庭社会学 [M]. 房莹, 译. 天津: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2013: 67.
- [21] 杨国枢. 现代社会的新孝道 [A].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现代生活态度研讨会论文集 [C]. 1985: 56.



- [22] Pyke, K D and Bengtson, V L. Caring More or Less: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 Systems of Family Eldercar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2): 379-392.
- [23] Amato, P, & Booth, A. *A Generation at Risk: Growing up in an Era of Family Upheaval*[M]. Cambridge, MA: Harvard, 1997: 25.
- [24] Szinovacz, M. *Handbook on Grandparenthood*[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8: 47.
- [25] Merrill S & Vern L B.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2): 429-460.
- [26] Vern L Bengtson.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1, (2): 1-16.
- [27] Lowenstein A, Katz R & Yaish N G. Reciprocity in Parent-Child Exchang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7, (4): 865-883.
- [28]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306.

[责任编辑 傅 苏]

How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fluence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hinese Fami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lderly Parents

XIONG Bo¹, SHI Renbing²

(1. *Philosophy Depart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2. *Sociology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ough the available research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dequate, most of papers' perspectives are objective factors.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2012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 affectual, associational, consensual,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It foun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ad a direct posi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giving and accepting behaviors;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giving and accepting behaviors; normative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economic support and labor support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lderly Parents